篆蝕勺編

蠡勺編卷八目錄

袁鼂之隙　甘陳之功
伍被之過可原　貨殖列傳

鑫勺編卷八

番禺　凌揚藻

史記

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承尙書魯史之後據左傳國語采世本國策述楚漢春秋接以後事迄於天漢發凡起例創爲全史而歷代之作史者遂莫能出其範圍誠史家之極則也陳振孫直齋有言曰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而下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三閭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其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史記編次

陽湖趙氏翼曰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即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衞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史記亡佚

張氏晏曰史遷歿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筴傳靳蒯成列傳元成間褚少孫補作

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筴傳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陳直齋謂今此十篇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道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略禮樂書謄荀子禮論河間王樂記傳靳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

近本史記之誤

楊升菴曰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原有也字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廬陵劉辰翁諱孟號須溪宋亡不仕讀書精博）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

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又曰始皇本紀後有低兩字一段班固漢明帝時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也亦如鄺生傳後又附酈生書之例今本作平頭刻不復低兩字人亦不知爲何意也索隱註亦昧此惟魏了翁古今考僅存其說

史記去取失當

元欒城李氏曰史記載四凶事堯本紀云舜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舜本紀則云流混沌窮奇檮杌饕餮于四裔以禦魑魅全引左氏語或曰

欲其事互見予以爲非是蓋左傳及國語事同而語異者幾半惟斬之爲二書使各自爲義所以爲互見也今史記一書而所載不同其意雖若互見然于文字實爲冗複此不可不察也倉公淳于意傳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又問方技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而史記盡具所對史筆不當如此正當云意所對凡數十條皆詣理可爲後人法則足矣自不必廣錄而備書之也其有篇翰之富贍者亦當載其目而略其辭惟有切於天下國家之大利害如董仲舒之三策賈誼政事書過秦論之類而後不可不盡錄屈原傳原勸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書然楚世家載勸殺張

儀者爲昭睢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爲昭睢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則屈原傳略無昭睢一言何耶此蓋舊史去取失當遷筆削時不暇前後照顧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也遷又誤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又以子我爲宰我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宜蘇子瞻摘遷之妄也丹徒王夢樓亦謂其春秋時秖爲管晏二人作傳其他列國名卿大夫概從闕略如子產相鄭數十年僅雜之循吏而已其意以管仲能忍辱以就功名晏嬰能脫屰于患難觸著自家痛處故置之列傳中其傳伍員亦此意至游俠貨殖諸傳雖纍述甚工直謂之壞人心術可耳論列古今用爲萬世大業者固如是乎又漢高祖諸詔文

帝賜南越王書賈董策鼂錯論事諸書於紀傳中皆削而不錄獨于司馬相如淫靡之賦則詳載本傳無少遺者其去留之意亦殊不可解也

五帝本紀闕少昊氏

李敬齋曰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五典當五帝也然司馬遷史記則云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也顓頊崩而元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嚳父曰蟜極蟜極父曰元囂元囂父曰黃帝自元囂至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

辛卽帝位高辛于顓頊爲族子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又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而所謂少昊者絶不稱道甚可疑也據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靑陽是也又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八年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註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則黃帝崩後少昊卽位爲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爲三皇之末以少昊爲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氏也今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

崩帝嚳立帝嚳崩帝摯立帝摯崩而帝堯立帝堯崩而帝舜立是黃帝歿後殊無名少昊者也則諸書何爲備數以爲五帝乎葢元囂即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元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既不以元囂爲少昊謬爲青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鑑舉要歷云黃帝在位六十五年謐又云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舉要歷云顓頊在位一十八年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黃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頊一十八年之前也耶

周本紀佚共伯和

周本紀言厲王虐民民畔襲王王出奔彘弗敢返二相周公召公相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共和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顔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名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爲天子卽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崇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遥行志于共山之首太史公乃以爲周召協理行政號曰共和傅莫菴謂舍可據之共伯和而傅會其說史記之失多類此然竹書出晉太康中史公實未之見也

義帝不立紀

楊升菴曰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襴謂衣外別安襴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尊楚王孫心爲帝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其放弒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按東坡謂義帝爲天下賢主項梁旣死卽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見宋義論兵事卽以爲上將軍獨遣沛公入關致命如約其智略信義有足多者顧史公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獨不思漢高項羽皆北面事之者乎律以史法似有未協

漢家不知所祖

鄭漁仲通志高帝紀弁言曰劉者東周畿內之地名杜預云緱氏西北舊有劉亭是也緱氏熙甯中省爲鎮入偃師隸河南劉氏者成王封王季之季子食采於劉是爲劉康公劉氏受氏實由此始自康公之後有劉定公劉獻公劉宣公劉文公世爲周卿士故劉氏爲著族漢儒之言劉氏乃用晉史蔡墨之言謂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事孔甲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其適晉者爲范氏范武子奔秦復歸于晉秦人歸其孥留于秦者爲劉氏戰國之際秦師伐魏劉氏從征爲魏所獲魏遷大梁徙都于豐故劉氏亦居豐然劉氏本于康公地著世系兩皆明信不知劉累者因何氏劉曾無本末且劉也范

也以邑命氏者豕韋也唐也杜也以國命氏者御龍也豢龍也以技命氏者此古者命氏之義也若如此論則御龍以來數更氏矣舍劉而用御龍舍御龍而用豕韋舍豕韋而用唐杜舍唐杜而用范且范氏既又爲士氏隨氏今武子處秦之裔既不以范以士以隨又不以杜以唐以豕韋以御龍而獨以劉何也高帝起於微賤不知族世且親莫如母不知其姓但謚昭靈后而已近莫如大父不知其名但以居豐呼爲豐公如此則漢家祖禰可謂荒唐矣高祖卽位之後採諸儒之言汎祀其先所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其義爲范氏仕晉故用晉巫以祠仕晉者武子之後留秦故用秦巫以祠留秦者隨

魏遷梁故用梁巫以祠遷梁者後居于豐故用荊巫以祠居豐者豐荊地也然天子之祀必世代歴歴遠近有差昭穆有別或壇或墠有毀有遷猶恐其濫今漢家之祀其先也如此良由不知所祖求之多方庶幾或中漢儒又從而推之以陶唐爲火德漢承堯運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運得天統者何哉

昭靈夫人

宋吳虎臣曰東萊先生記晁伯宇載之學問精確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高祖紀止云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其詳見于陳留風

俗傳云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遣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漢封王子

漢制王子封王其郡爲國制傅一人相一人傅稱太傅相稱丞相皆二千石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秩皆二千石百官如朝廷漢惟置傅相其御史大夫以下自置之景帝時七國誅滅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以下官武帝朝令相治民如縣長職改太傅曰傅云見博雅錄

漢舉孝廉

孝武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東漢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幷有蠻夷亦舉二人和帝以爲不均詔丁鴻等議之鴻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一百萬五人一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仁和沈梅村曰孝廉之舉所以正人心勵風俗也無其人雖數歲可以不舉有其人卽十室之邑亦不當以數限之旣限以數則人慮其難舉肯自勵者少自勵者少則羊質而虎皮者轉得倖獲矣東漢之末此遂尤爲凋敝大奸慝如曹孟德孫仲謀亦與是選豈不政坐是哉

禮書

方望谿曰是篇之義蓋痛古禮樂遭秦而廢歷漢五世終不能興也子長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于衞而徒志痛焉讀史提要錄曰三代禮樂雖壞于秦而齊魯之士講誦不輟觀武帝時河間獻王猶得邦國禮五十六篇則非盡亡可知叔孫通不力反于古乃徒襲秦故遂使先王之制淪沒不振太史公謂其希世度務其罪通者深矣魯兩生之不肯行蓋已窺見其隱百年後興之說特借詞以拒之耳迨後文帝不聽賈生之言復古禮樂亦緣先有緜蕞之儀塞之也厥後曹褒繼叔孫通撰禮制亦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後世不傳

其書而舛謬亦可概見夫以制作重任始付之叔孫通繼付之曹褒皆因陋就簡故不能成一王之法范氏曰禮云禮云焉其然哉蓋深慨之矣

管蔡世家

惲子居曰太史公著管蔡世家始書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載最少末書曰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為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為魯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

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無所見以後世史例言之同母兄弟不宜書于周本紀而魯世家宜書太史公不書其懼傷周公之心與然必書之管蔡世家者所以見聖人之不幸也且管叔蔡叔均罪而管叔無後不得有世家太史公不書曰蔡世家而曰管蔡世家蓋聖人之處兄弟也盡乎當然之仁義而已使管叔有後如蔡仲周公必言于武王如蔡仲之封豈有異哉太史公之心足以知聖如此故曰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也

趙世家存孤之疑

春秋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莊姬爲趙嬰之亡故嬰通於趙朔之妻故原屏放諸齊原即趙同屏即趙括嬰之兄譖之魯侯曰原屏

將爲亂公乃殺之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杜註武趙武莊姬子莊姬晉成公女史記作成公姊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有功晉國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殺同括時以其田與祁奚至是復歸趙氏其敘趙氏孤事止此卽國語郵無恤智伯韓獻子之言亦止此無所謂屠岸賈又無所謂程嬰公孫杵臼也自太史公作趙世家不取左氏而取異說于是保孤之事播爲美談宋元豐四年遂追封晉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又紹興十一年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祀晉趙武及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尹起莘謂二公死生忠義至是封之足以見神宗激勸之典屠靜軒謂一存孤一死節是誠晉之義士賜爵立廟爲得其正而孰意其事之至等于烏有哉[illegible]宋子曰

左傳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于公宮安得有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程嬰杵臼以死衛之之說也近人陽湖趙耘菘亦以史遷之說爲妄辨之甚詳載所著陔餘叢考中然劉向新序已有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之語唐司馬貞述贊亦有岸賈矯誅韓厥立武之語（屠岸複姓稱岸賈亦失當）宋謝枋得對魏天祐亦有程嬰杵臼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之語合之尹起莘周靜軒諸說則此事似非盡無稽故明儒陳氏霆曰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敘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史記則追敘本末故

特詳著焉是又一說也存疑可也

淮陰侯列傳贊

王禹卿曰自漢以後將才未有高於韓信者高祖固深忌之況克齊不報而自立爲王約共擊楚而按兵不赴愈有以深高祖之疑矣然漢既定天下信以列侯居京師雖有怏怏之心實無能爲而乃用謀反夷三族漢得無少恩乎且蒯通游說時信手握重兵身係楚漢之安危不以此時反而既已失勢顧與陳豨謀反舍人上變其爲莫須有之言無疑也史遷贊語用意最妙責信不能學道謙讓不伐其功不矜其能爲信辨冤意全在言外信果謀反豈無他辭責之而必作此腐語以相繩耶正見韓信矜功伐能漢

王畏惡其能又使之失職怨望信之得罪固在此不在彼耳繼之曰不知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直射到天下未定蒯通游說而信不從時一段情事相爲映發而故反其辭以結之曰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文情之微婉深痛極矣

衛霍天幸得侯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青冒姓爲衛氏）霍去病青同母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李仁卿曰衛霍皆淫婦人所生貧緣中宮爲侍中至封侯乃知功名之來初無分於君子小人

而恆在夫逢與不逢之間世之人有小才力輒抗志自負必期一日攫取富貴於霄漢之表以致敗衄者多矣寧知運有通塞數有奇偶者乎故孟堅備錄二子始終之事云青為平陽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豬先母之子皆奴畜之嘗至甘泉居室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去病所將常選（謂常選取驍銳）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由此去病已以親貴比大將軍觀史筆所著二子遭遇可見矣

賈董所遇相左

董仲舒醇儒其氣象彂近漢文帝賈誼英才其幹局最近漢武帝使文帝得仲舒而用之則其仁風義聞必當更進

於古而賈誼輔佐武帝亦必有以恢宏其志業而不至爲
小人所中乃賈誼偏生於文帝時仲舒偏生於武帝時以
英才而遇謙讓未遑之君以老成醇儒而事雄才大略之
主又何怪其齟齬而兩不相入也見後村雜著

汲長孺第一流人

王氏文治曰西漢人物當以汲黯爲第一流識見高骨力
剛氣魄眞洵不愧社稷臣當時小人如張湯僞儒如公孫
宏尊寵用事黯獨深折其奸廷叱衆黨不少屈長揖田蚡
不拜衞青豈足爲黯道哉武帝爲太子時黯卽以莊嚴見
憚既帝卽位黯屢攖逆鱗其所建白者皆關家國安危至
計至責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尤切中隱微深痼之疾

言雖過峻帝不能罪也蓋人臣無高識則爭小節而昧大體骨不剛則易於挫抑其所守而氣魄不真有一毫好名慕利之心必不能浩然直達使上下交畏之如此宏背約順旨黯則謂其齊人多詐無情實湯深文稍苛黯則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故莊助稱黯守城深堅可輔少主帝亦許其爲社稷臣顧不大用何者重違宏與湯也時宏湯用事不用黯乃可全黯置之淮陽所以全之也乃未十載而七黯之不幸也故湯宏雖心疾之實無可如何而以武帝之豪氣狎侮廷臣不啻奴僕而于黯獨不敢不盡禮千載下讀其傳者猶覺生氣凜凜令人心開目明此黯之所以高出於兩漢諸名臣也夏醴谷曰黯既歿而柏梁建太山封自將開邊求仙海上種種過舉漢廷諸臣無有言者

公孫宏開東閣

後村雜著曰公孫宏爲人至不足道而人多稱其爲相時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以爲得宰相之體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曰接士館以待國士考漢時人材未聞有出門下者予謂當時之賢人未有過于董仲舒者素無怨於宏乃多方排陷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非仲舒素行修潔則其不免也久矣宏于仲舒如此吾不知其所禮以爲賢者更屬何等人當亦本傳中所謂賓客仰衣食之類耳其立朝陰賊險深有微怨必報專以逢迎固寵位則東閤之所謀議者從可知矣而後世猶豔稱之何哉

袁鼂之隙

王夢樓曰袁盎鼂錯皆天資刻薄人也而盎之惡更甚於

錯人告太尉勃反下廷尉獄益爲明其無罪當時皆誼之不知勃爲元勛其所以免相就國者實自益之無端讒間使文帝疑忌日甚太尉蹴踖無地其後遂幾致滅族乃益既搆成其隙又以營救博義聲并市恩於太尉以見操縱在己其反覆傾險如此亦何誼之有哉其相吳而歸也以吳王待之厚專爲蔽匿言不反未聞以制吳之策謀於君相而挾其私憾摧抑申屠嘉迫七國既反又以私憾密謀誅錯謂吳兵可卽罷於是挺身使吳覲吳王追其昔欵而聽之庶平定之功盡歸於己不意錯誅而吳更熾使非周亞夫等力戰平賊則漢廷徒誅錯而諸侯兵終不能其寧朝廷而羞天下也甚矣益之肉其足食乎至於錯者奮不

顧身議削七國可謂忠於謀漢然旣知削之則反必速爲錯計者則必區畫兵食部署將帥預定制七國之策然後遣使削地使反書朝以上討檄夕以下豈不優游制勝貽國家以萬全之安而直爲此擾擾也是則錯之罪也乃議者不咎其謀國之疎而責其變古亂常以取敗豈篤論哉然錯終身言術數號爲智囊欲假吳楚之事謀誅袁盎乃反爲盎所族滅而終不自知焉韓非死於說鼂錯死於術世之喜爲小人者可以鑒矣

甘陳之功

夏醴谷曰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襲擊匈奴時郅支斬漢使者故討誅之非生事邊徼也漢至此始雪高帝平城呂

后嫚書武帝空上單于臺之恥矣匡衡抑甘陳之功與宋璟裁郝靈荃之賞似屬老成深慮然郅支默啜當桀驁時朝廷懸萬戸之封不能得其一校今乃不廢矢鏃斬首萬里之外而百年之患以除此千古奇功也不錄其功反按問其吏士設再有緩急何以勸急公死事之臣耶

伍被之過可原

沈梅村曰伍被之心本不欲淮南反漢按安初召被計事呼曰將軍上被卽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云云及旣繫其父母姑爲畫計又勸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盍以必不能之事陰消其逆謀也旋又說吳王濞之違天逆衆是以不能成功又以前車之覆明陳其利害也勸人反者果如是乎

後安因帝虧治其孫建遂謀舉兵西向被復盛陳漢之功德稱大將軍之材能飭勸其詐爲丞相書徙富民家屬等事亦皆以迂曲下策陽爲謀而陰實沮之故武帝之弗欲誅被正以此耳而張湯乃坐以首謀冤哉

貨殖列傳

孟堅議貨殖傳崇勢利而羞貧賤宜與儲同人謂太史公發憤之所爲作平準書專譏王上貨殖傳則譏一世矣班椽毋乃見其表而不見其裏乎皆未足以窺子長之心也陽湖惲氏敬曰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今古之數而十類傳爲最著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則歸游俠歸

貨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爲刺客爲滑稽爲日者爲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與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九目錄

粵雅堂校刊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前後漢書得體要

李仁卿曰爲言不難而文爲難文不難而作史爲最難史有體有要體要具而後史成焉體要不具而徒文之騁非千萬世之法也篇翰流傳鏘耳赫目可以入文苑矣不可以入儒林經術粹精洞貫古今可以入儒林矣不可以入儒行班固則凡有文字者悉載之本傳之中別以明經者入儒林（儒林肇於史遷）范蔚宗則既傳儒林而後文苑繼之（文苑創於蔚宗）皆得其體要者也吾猶恨其不爲儒行一傳（不尤愈於宋史之稱道學傳乎）以爲儒林文苑之首焉能尊其書而不能尊其身行

粵雅堂校刊

之人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實也

諸侯王稱元

金石文字記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卽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卽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淮南元年冬者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絳侯世家上言侯建德十三年下言元鼎五年是也至未孝猶然文選魏都賦劉良註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魏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古今人表

漢書古今人表始太昊宓羲氏終於董翳司馬欣而漢之君臣不與焉顏師古曰但次古人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也惲子居曰顏氏此言非也孟堅爲漢人於漢之君臣將如何而差等之是故次古人卽以表今人也哀平之閒葢多故矣孟堅於身無事功而爲弑與被弑被滅者列之第九等之愚人而有事功者列之第八等所以著哀平王莽之罪也身爲弑而列第七等者惟崔杼慶封陳恆葢莊公下淫景公廢嫡亂不自下始也是故覆漢祚者平帝可原哀帝不可原推而上之成帝亦不可原齊桓公列第五等秦始皇列第六等而高祖武帝可推而知老子列第四等

而文帝可推而知益古人多以絕人之才識百慮千計而筆之於書讀之者委曲推明尚不能得其十五太史公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未易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王陵功狀與史表異

漢書功臣表功狀皆與史記同獨王陵異史記王陵功狀曰以客從起豐以廐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東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及堅守豐平雍侯漢表功狀曰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籍以兵從定天下侯但史記王陵本傳漢書王陵本傳皆與漢表功狀合而不與史表功狀合全氏祖望曰王陵是自聚黨定南陽者未嘗從起豐未嘗從至霸上未嘗爲漢守豐史表功

狀之言皆謬但陵自定南陽歸漢甚早而不從入關者蓋高留以爲外援本傳以爲不肯屬漢則又非也陵不屬漢何以能免張蒼於死而次年高祖卽用其兵以迎太公非陵屬漢之明文乎且陵母之賢一死以堅陵之從漢矣則謂陵不肯屬漢高祖恨之其封獨晚非也蓋漢初功臣位次第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三曰從定三秦而陵之功皆在此三者之後又無祕策如陳平等則其晚宜矣故曰史表誤然漢書亦非也

溝洫志

南昌龔元玠琢山曰班掾改史公河渠書題爲溝洫志似矣乃志中所言皆屬河渠無一字及於溝洫何也孔子稱

禹盡力溝洫益五溝內溝洫爲多考工記匠人舉中爲言孔子亦仍匠人舉中爲言也五溝五涂創於黃帝大治於禹其詳必見於夏書禹貢之外故孔子得知之禹貢不言溝洫必另有其書故孔子得知之而稱禹盡力溝洫秦楚二炬後久不可考矣周官遂人考工記詳其制益祖黃帝及禹之法也由深廣二尺之遂至深廣三丈二尺之川生成之川不止此數謂之五溝由高廣二尺之徑至高廣三丈二尺之路謂之五涂自堯七十五年庚寅禹治河至八十六年辛丑成功自成功後至禹崩後三年壬戌凡八十二年每年盡力溝洫定爲歲修常功啟元年癸亥至相二十八年乙丑六十三年皆遵禹法上溯堯八十六年辛丑一百四十五年河不爲患則盡力溝洫之

效大也蓋自積石至逆河河南河北河東河西皆有不可勝計之溝洫三汛水漲容之有餘所以河不爲患也相弑之亥年丙寅寒浞逆賊令不行於民溝洫不治丙午少康元年以後河與溝洫盡淤至十一年丙辰去寒浞行弑之年乙丑五十二年河益不可不治乃使商侯冥治河越二十六年爲帝杼之十三年辛丑冥死於河殆以不知溝洫之故與自後夏凡四遷商在夏之時三遷有天下後九遷遷地俱見圖記皆以治溝洫不如禹故也周公知其然故詳其法於地官遂人冬官考工記匠人自武王至匡王二十世皆遵行之故四百四十八年無河患定王五年河南徙則亦以北行之河身淤溝洫亦淤故也然五溝五涂之跡在識

水性者固可隨時舉行故自定王己未至顯王七年己未二百四十年開河仍無患至顯王八年庚申公孫鞅入秦辛未廢井田開阡陌東諸侯效之五溝五涂之跡俱泯而河患遂不可制趙魏作隄去河二十五里以東鄰爲壑齊亦作隄去河二十五里以西鄰爲壑至漢武瓠子作歌而患斯劇矣賈讓以放河北入海爲上策不及於溝洫太史公作河渠書專列河渠故不及溝洫班氏易其名曰溝洫志理宜暢言禹之治河得力於治溝洫矣乃僅鈔襲太史公河渠而無一字及於溝洫又何爲名之曰溝洫志也以此知班氏不知溝洫之利勝於開渠宜其文之不切題也

廢昌邑王

霍光受先帝之託昭帝無嗣勢不得不立君而誤立昌邑議者譏其無術是矣至昌邑昏亂將危社稷勢不得不選賢更立當此倉卒廢置之時事出非常臣下鼎沸乃能持以靜重殆孟子所謂以安社稷爲悅者又上官后冊立時年五歲距昭帝之崩纔十四歲其不能主廢立之議審矣綱目於昌邑之立書曰承皇后詔於昌邑之廢書曰率羣臣奏太后表臣心也蓋曰此立與廢皆后主之爲霍光者毫髮不敢自專云爾然而猶有執法劾奏如嚴延年者又漢博士官雖卑而與九卿叅議昌邑之廢大臣列名上請必曰臣敞等謹與博士議云云如此大事非博士之言不行其重經學亦云至矣見讀史提要錄

劉向宗室之純臣

讀史提要錄劉向惓惓進諫因事納忠恭顯用事則言恭顯趙后專嬖則言趙后王氏竊權則言王氏指陳痛切發於至誠蓋純臣也按漢宗室之忠前有劉章後有劉向呂氏欲危劉章力護之王氏欲危劉向力排之然章得灌嬰平勃之助故得誅諸呂向則孤忠自許志不得行而其精誠更可貫金石矣時杜欽谷永亦負人望欽以日食地震分咎嫡妾永以東萊黑龍分咎同姓無敢直攻王氏者獨向明目張膽上章極諫至謂國祚移於外戚人主降爲皂隸尤言人之所不敢言後向死十三年而王氏篡漢其係國家安危者顧不大哉

梅福風節

夏醴谷曰王氏用事名儒如谷永杜欽大臣如張禹皆陰附之惟劉向王章直言不忌然皆分所當言也若梅福者遠方一尉耳乃訟王章之寃譏切王鳳其言皆開通忠臣義士之憤懣可謂難已及莽專政又能超然遠引棄妻子去不知所之高風峻節使人欽仰而世乃誣之以神仙夫神仙豈榮於忠臣哉姚平仲入青城山事亦類此

莽大夫

世之辨子雲未嘗仕莽者大略謂傳言雄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合四十餘不將百年

乎則傳言七十一者恐誤據桓譚新論雄作甘泉賦明日
遂卒成帝祀甘泉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
法言考之莽之號安漢帝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
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値其數則雄年七
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
復仕莽又詎止三世哉於是美新投閣或以爲谷永或以
爲劉揚全謝山曰是皆愛莽大夫之甚而曲爲之脫者盍
雄年四十餘而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始四年也次
年而王根秉政薦之是確鑿可據之文也由永始四年至
天鳳五年計三十年雄以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正七十
一何年數之不符也今必欲諱其莽大夫之恥以爲不逮

任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移雄入京之歲在二十
年前自可從而爲之辭矣夫建始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
也成帝並未祀甘泉豈雄枯坐京師二十年以待王根之
薦乎故爲子雲辨者不甚讀書而徒貴此苦心也若谷永
則死於王根之世有明文而又移而後之以二千餘年之
故鬼爲諸公顛倒壽算悲夫

師丹議定陶共禮

沈梅村曰哀帝既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傅太后爲共
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又因冷褒段猶等言宜去定陶藩
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立廟京師復下有司議師丹議曰
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

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上以太子奉大宗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後）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祀非所以尊共皇也此議明白曉暢情禮兼盡不勞聚訟也

樓護不當入游

張文潛曰所貴乎游者為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

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己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齟齬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謂宜斬莽使脫寬於死身自亡匿或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而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卽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閭里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誰非護者而班孟堅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糞土之餘耳何足道哉

范書八志非蔚宗撰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太子詹事順陽范蔚宗撰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招集諸儒張大安劉訥言革希

元等爲之註先是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元嘉初蔚宗以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取衆書爲一家之作其自是甚不薄謂諸傳序論意精旨深實天下之奇作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註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illegible]以爲傑思殆無一字虛設陳直齋謂自今觀之幾於贅矣[illegible]令謝儼撰志未成而蔚宗伏誅與孔熙先謀逆儼恐蠟以覆車梁[illegible]劉昭得舊本[illegible]補註之爲志八篇編三十卷唐以前各自爲書宋乾興中判國子監余靖建議校刊乃取以補范書之闕宋清江徐天麟仲祥曰世言蔚宗志稾盡謝儼蠟以覆車夫既日蠟以覆車安得[illegible]以有遺稿豈未考昭之所著實司馬[illegible]統續漢書志也

黃叔度眞儒者

青陽劉一峰靜齋曰黃叔度者孔子之所謂善人也抑亦進於君子矣有善人之質故與人以可欲有君子之養故不與人以易厭元禮孟博李膺范滂之慷慨矜矣而至於爭也太丘朗陵陳實荀淑之融通羣矣而疑於黨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叔度其庶幾焉夏醴谷曰叔度生平議論不傳行事不傳只就當時士君子一二欽服之語而千百年後人心中目中宛然見所爲叔度者則其精神傳也黃憲年甫十四荀淑謂之曰子吾之師表也戴良稱憲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難得而測郭林宗稱憲汪汪若千頃波陳蕃周舉相謂曰旬月不見黃生則鄙吝復存乎心矣夫人之生平能使人暗中摸索而得之亦難矣又曰三代後當以黃憲管寧諸葛亮爲眞儒者叔

度不必有所表著人自知為王者之佐後有作者其程純公乎

漢人重師誼

漢人最重師誼後漢儒林傳鍾興建武時以春秋教授太子及諸王功當封興不敢受爵曰臣師丁恭帝於是爲封恭而興乃固讓不受此以爵封師者也其以師喪去官者後漢則延篤孔昱鄧則劉焉並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朝廷許之是猶有築室於場羣居則經遺意唐宋而後座主門生之說盛而傳經受業之誼衰朋比背公有明爲甚分宜當國氣燄彌張五雜俎言霍文敏不拜主司亦不受人作門生我朝順治十三年

上諭諸漢臣曰人心澆薄受業師略不致禮惟以考試官爲師以理論之自幼教育宜終身敬謹若考官朕所遣也豈受業比哉自後明示禁革

期功憂去官

古人凡喪皆謂之憂惟父母喪則謂之丁大憂爾見北史李彪傳故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漢安帝初以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非父母喪不得去職然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喪西鄂長楊弼以伯母喪繁陽令楊君以叔父喪上虞長度尚以從父喪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喪楊仁韋義皆以兄喪去官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喪太常丞譙元槐里令曹全皆以弟喪廣平令仲定以姊喪陳重當還會稽守以姊憂去官王純以妹喪

咸爭棄官此東漢風俗之厚羣相習爲固然但必待君命非竟不得去職也至晉而稽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妹嫁于程氏者則有并不待朝命者矣非若今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雖父母之喪猶從末減也黃乾行曰後世親存則絶裾以赴功名如溫嶠之於胥親亡則徘徊不去於留私人盤踞左右以圖起復如史嵩之之於宋者人君亦何賴有是臣也吁可歎哉

三年服無定制

山陽吳玉搢藉五曰聖人制禮過不及皆非所宜三年之喪惟父母用之下此以漸而殺無敢紊焉顧漢人制服多有祖反者元初間始聽大臣及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延光

元年復禁不許章帝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身爲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侍中行服後其子焉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是三年之喪不得盡人行之矣而繁陽令楊君則以叔父憂去官荆州刺史度尚以從父憂去官郃陽令曹全以同產弟憂去官則又何也更可異者三年之喪在位卿大夫不得致之於親而故吏故民又往往用之於其長如北海相景君碑陰行三年服者八十二人費鳳之故吏戚忠衰麻扶杖魏元丕之故吏嚴較等不遠萬里制衰裳高頤之臣吏黎庶衰絰墳側越禮過情有如此者雖云漢世近古風俗猶厚然不達於聖人之道矣

黨錮

東漢鉤黨一案李膺范滂等俱拷死詔獄殺戮者凡百餘人轉相陷害又六七百人賢人爲之一空自有此舉而憤懣者徧天下所以黃巾一起遂雲集響應其所係豈細故哉溫陵黃氏鵬揚曰黨人之禍大抵起於好名夫以名爲鵠人爭赴之但有高名者必有高議而非敢於譏時則不足爲高議故有高議高名而後可品於士君子之列時使然也何以明其然也黨人獄興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而景毅以子爲李膺門徒不肯脫漏名籍是皆甘心爲名死而不辭然則當時之好尚可知矣夫好尚在高名而高名必譏時譏時則爲衆怨高名則爲物忌况有凶

疊痛心於上公卿側目於下其能免於慨乎申屠蟠深識此患故郭林宗臧否人物但不爲危言激論蟠則併臧否人物而無之梁碭之間自同傭人夫豈有名心哉名泯而慨亦泯黨錮毒烈蟠獨超然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申屠蟠之謂與

東京節義壞于曹瞞

日知錄曰漢自孝武表章六經師儒雖盛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天下光武尊崇節義敦厲名實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

京者至孟德獎跅弛之士至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見建安中詔令）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流及正始（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一二浮誕之徒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而風俗又爲之一變矣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欲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也

蔡邕忘漢黨逆

讀史提要錄順帝時蔡邕三日之閒周歷三臺以附卓故也與荀或之從曹操同又曰邕聞董卓被殺憂形於色允之殺之宜也夫邕居漢之官乃聞卓死而歎假如天不助

順卓竟誅衞士擒呂布殺士孫瑞矯詔收王允及諸大臣
則邕將欣欣有喜色乎案獻帝遷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
比太公稱尙父蔡邕以爲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邕集
中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辭旨甚切謂卓位參周霍
而止于三事無異于衆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傅上帶劒履
上殿入朝不趨知王允之殺邕不止席上一嘆也乃馬日
磾譏其滅紀廢典後世又或因催汜之變責允不當殺邕
是何言與

漢以曹名官

宋書符瑞志術士杜瓊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始以
曹名官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代漢之兆殆天意也案前

漢成帝紀註尚書四人爲四曹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後漢百官志世祖分六曹不獨吏卒言曹也

前後漢紀

漢獻帝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侍中汝南荀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卷晉東陽太守陽夏袁宏以東京史籍謝承司馬彪之徒錯謬同異無所取正惟張璠紀差詳因參摭傳記爲後漢紀三十卷皆分代紀年因年繫事而凡制度刑政興廢理亂罔不該備亦時著論以明己志荀紀自序言立典有五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其餘所論亦多醇正袁紀則頗喜縱放如論光武郎位於鄗以及六家九流之說不盡合於道然筆力跳踔

亦史家之雄也故鄱陽馬貴與亟稱之毗陵邵子湘謂二子之才去班范尚遠顧能於左傳之後司馬通鑑之前卓然成一家言說者言二紀與漢書不同使並傳於後未易以彼廢此知言哉又謂荀紀後於班而班之前尚有賈逵劉歆諸家袁紀先於范而袁之前亦有東觀紀及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輩凡九家唐藝文志言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及劉珍等東觀記亦八家耳此言凡九家誤也今大概缺軼矣是書垂一千四百餘年自宋至今更五六剞劂而幸得與班范二書並傳於世士之著書立說其有賴於後人之表章者豈淺鮮哉

史記漢書外誤

葉氏大慶榮甫曰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並推員史舊矣乃其中有分一人爲二人合二人爲一人者如伯益柏翳一人爾（見鄭語及後漢地志）史記於陳杞世家之末乃云柏翳之後封爲秦又云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以翳益爲二人也闞止子我一人爾（見左傳哀六年杜預註及史記齊世家賈逵註）史記於田敬仲世家乃云子我者闞止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闞止是又以一人爲二人也士會范子一人也王員郵無恤亦一人也漢書古今人表皆以爲二人（公輸子魯班一人也而顏師古註敘傳賓戲稿亦疑爲二人）且又或以二人爲一人者左傳少昊有子曰重顓帝有子曰黎二人各出一帝（左傳昭二十九年木正曰句芒其祀重火正曰祝融其祀黎孔安國註呂刑亦曰重即羲黎即和）而史公於楚世家乃并

合重黎爲國祖又以重黎爲官號而吳回爲之後謂熊繹芊姓本顓頊四世孫重黎弟吳回後故束晳譏遷幷兩人爲一人者此也束晳之言見通鑑帝嚳本紀註至于虞仲夷逸二人也班掾以爲仲雍竄于蠻夷而遁逸以遷固之博洽其失猶爾況他人哉又齊東野語云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于季布蕭何袁盎張騫衞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原註張騫贊節史記大宛傳後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耶蓋遷在武帝時雄生西漢末亦安得謂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又公孫宏傳載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

後人輒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有餘年楚有優孟何耶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髡在齊威王時楚莊乃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敘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班范書失實

葉榮甫曰嘗怪班書李陵傳且言陵之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搤虎射命中又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則陵

之士卒固皆善射者矣又曰一日五十萬矢皆盡然是時匈奴不過十餘萬爾陵之戰也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而不能殺敵遂至於張空弮以冒白刃其得謂之射命中應弦而倒乎況陵敗且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吁一日五十萬矢既不能以成事而數十矢復何爲哉是其紀事前後盡有不相應者恐一日五十萬字必有誤也又仁和沈梅村曰范書段熲傳熲爲護羌校尉計前後出兵凡百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羊驢馬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軍士死者僅四百餘人分而計之每戰不過折一二人而已熲雖知兵果能盡出萬全麾下士果能一當百乎古來邊將上功不實史臣載筆難信大率如此

班書詆譏忠節

羅氏泌曰世有稱良史而大繆聖人之意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死則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爲智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討賊則又以爲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仗節死義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立仗馬不鳴鴈然後爲明哲與王鳳以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死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爲人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故非聖人而率肆詆短絆不有害名教者昔范

氏謂固下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而予謂固且不得爲良史宋王厚齋嘗以班史不敘殺身成仁之美欲補撰西漢節義傳而不果但發其畧於困學紀聞近世李杲堂取其中四十二人爲一十五傳又附以二十二人爲五傳每傳爲一論足令赤符殘燄百世下爲之生色庶以成深甯叟之志矣

集句編卷九

譚瑩玉生覆校